



当代诗歌散文丛书

散文卷

诗

迷失在西部

毛竹 著

PDG



作者简介

毛竹（竹子），女，六十年代初出生于大巴山区一个倾斜的竹楼里，在青海生活二十多年。理学士，现任中国石油报副刊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数学论文，1986年开始发表歌曲（作词、作曲）。1987年开始发表散文、诗。作品曾三次在全国音乐、文学大奖赛中获奖，多次在省、市音乐、文学大奖赛中获奖。

○ 目 录 ○
● ●

总序·····	王洪涛··· (1)
---------	--------------

第一辑 迷失在西部

迷失在西部·····	(3)
海市蜃楼·····	(8)
假作真时真也假·····	(15)
觅·····	(23)
采蘑菇·····	(26)
野趣·····	(30)
极光·····	(34)
牵引·····	(39)
堤坝·····	(43)

第二辑 散文人生

30岁的女人·····	(49)
-------------	--------

嫁 日	(56)
切 面	(60)
淡淡的	(65)
鸽子雨	(69)
流水的叮咛	(77)

第三辑 远方的雨丝

远方的雨丝	(83)
雨花石之一	(99)
雨花石之二	(105)
仙 境	(111)
拾来的歌	(120)
冲浪	(131)
宇宙风	(135)
返童	(151)
风筝	(154)

第四辑 丢失的故土

涅槃	(159)
丢失的故土	(175)
丢失的故土之一	(176)
丢失的故土之二	(183)
丢失的故土之三	(188)

丢失的故土之四·····	(199)
站立的水·····	(207)
图腾(代后记)·····	东方竹子 (224)

第一辑——

——迷失在西部

哦！这盐花，这苦涩的琼花！

许是汗，许是泪，许是血……

许是希望的结晶，许是幻想的凝固，许是痛苦的演变……

迷失在西部

——青藏公路沿线采访散记

到戈壁滩去！心里知道，唯有它可以溶化生命的激情；唯有它可以使“青春”回返尘世时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顺着茶卡盐场的几排平房跑了出去，天已微亮，便沿着柏油路向戈壁滩跑去。戈壁滩上稀稀点缀的骆驼草渐渐被朝霞染成血红。四边的山由于外亮内暗而产生一种逆光效果，仿佛四堵万丈

城墙。朝霞由血红渐渐转向阳红。有一块黑云先是在“南墙”后漫卷，继而向“东墙”弥漫，仿佛是战场的浓烟。

“浓烟”很快就把朝霞给遮住了。失望之极，不禁转身，背对东方，加入西部苍凉、空旷。怅然之际，忽发现西边“山墙”之上，从天地交合的一极点，发出一种耀眼的白光，白光忽大忽小，倏地从那极点射出数十条带状玫瑰色光。光带由窄渐宽、由淡而浓，灿然直射中天；光带似由亿万根纤维组成，忽明忽暗、左右转动，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光源似是“山墙”后的光聚成的一个焦点，光线似是阳光由白云折射而来。光源与我似万里之遥又似近若咫尺。一朵朵棉花般白云与“女墙”被镶上红、黄、绿的光边，美丽得让人恨不得热泪盈眶——似乎西边也有太阳要升起。

忙转身望东方，只见太阳仍被黑云遮住，唯有一点红在黑云中隐动，似在挣扎，终于挣出一团红。那红伸缩着，沸腾着，数十条阳红光忽一下从黑云洞中射出。光线丝丝缕缕。光带慢慢地长、渐渐地宽，与西边的同样壮观。

两边的光带交织出一个角度，上空闪着一种白光，犹如一个巨大钻石上隐现的光。不由地想起人称青藏高原为世界第三极，难道这白光就是所谓的“极地之光”？

在青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没有见过这样壮观的西部奇景，整个人竟呆在那里，不能言语。神秘莫测的西部啊！难道定要我想象古战场的厮杀声、金属碰击声，方能配合这奇景？难道定要我一个纤弱女子把“城墙”上那一个一个凸出部分想象成一个一个扒着“城墙”身体空悬龇牙咧嘴肌凸筋扭的勇士们的一双一双手，一双一双扣进山岩鲜血淋漓的手，一双一双扣着生死界限的手，方能溶进这“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宏伟气魄？

这时“东墙”像平放的手风琴拉开了。那是连绵的祁连山啊！有条金色的河缓缓向这边溢来；金色的山头绵延无际，越远反越清晰，仿佛通往天堂的梯子。“西墙”也手风琴般拉开了，那遥远的山脉可是分开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柴达木盆地的阿尔金山？还是宏伟的昆仑山脉？山头上紫烟笼罩，一团团玫瑰色的云从山上升起像无数个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使人怀疑飞碟是从这起飞。

阳红与玫瑰红慢慢地湮散、交织，渐渐地汇成一种颜色。转着看了几回，就分不出哪方是东方了，更辨不出哪个是真正的太阳，我完全地迷失了，只知道自己置身于一个辉煌的世界中，恍惚走回生命孕育时最神圣的那一刻。

啊！太阳是永远遮不住的！东西两边“出”太阳的奇迹竟是天地之大美，那是一种我是地之

心、宇宙之心的感觉。只是原地转了看这边又看那边，仿佛自己是一个地轴，不断伸长的地轴。不是自己转而是地球旋着我转，不是地球绕太阳转而是太阳绕地球转，更确切地说是太阳绕了我转。有一种地磁音在天地间回荡，似乎是我头上的白光发出；又仿佛是我被往瓷实里铸造的声音；更仿佛是西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黄教喇嘛的诵经声。一时里感觉大地都在音响中战栗。

真后悔没带照相机，真后悔呵！

渐渐地，我进入一种“接天地之气，入无我之境”的奇妙境地，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感觉，仿佛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

原来大自然做事是这般执拗，这般不计成本，这般不惜代价。一种不可名状的畏惧、崇敬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哦！若不遵循大自然的规律，阻止它的发展方向，就等于让大自然蕴酿一种内力，积蓄一种能量，这力量是既可能创造世界又可能摧毁世界的。就似这太阳，哪怕是变一种形式，它仍是一定要升起的。原来压抑是创造奇迹的真正动力。

原来大自然的力量是这样的不可抗拒，那是一种排山倒海之势呵！如同这不论经历多少风雨依旧要向东转的地球；如同那条无论遇到多少坎坷仍执意向东流去的黄河；如同青海可可西里无

人区海子之中的那些裂尻鱼——无论人类在季节河中投下多少雷管布下多少罗网，无论季节河中有多少同伴的尸体、鱼骨化石仍旧要一年一度地不屈不挠地结成大包(鱼团)冲向季节河的激流中产卵……

一首大自然奏起的交响曲在风沙的呼啸声中隐约可辨。

海市蜃楼

——青藏公路沿线采访散记

茶卡盐场的路像一长串呼呼燃烧的火苗子；茶卡盐场的太阳像一个近在咫尺的烧红的烙铁。

“怎么样？”老严的嘴角浮出一丝顽皮：“我们这里可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一阵朗朗的笑震得空气直冒静电火花。

盐湖亮闪闪一片，大老远就能听到水汽哗哗的蒸发声。蒸气再被阳光一照，多少个光圈虚幻着，多少种色彩缤纷着。透过那

清澈湖水可看到玻璃般湖底，那湖底被阳光折射出各色莹光，使湖水越发显得晶莹剔透。那漫反射光被水中的、雾中的反射光再反射，形成那么一种迷幻的氛围。采盐工的身子都来回晃动、上下飘忽着，采盐船忽隐忽现，宛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仿佛几十个酒神仙在一轮隐现的月牙儿上举杯且饮且舞，醉得飘飘逸逸。他们有些在追逐那漫天的彩泡泡，有些戏耍于千层珠帘之间，有些悠闲地玩着那一轮巨大的太阳；一会儿将它顶在头顶，一会儿把它扛在肩上，一会儿将它当羽毛球打来打去……

看得痴了过去，这些盐工，多浪漫呵！这幅“毕加索作品”，真够味！犹如湖面上一幅海市蜃楼。

走到湖边，便去掏那湖水，却被老严喊住：“你想自杀？这可是杨白劳自杀时喝的卤水！”我疑惑：“那盐工不小心掉进去不就没命了？”“那就只有把盐工送到卫生所喝豆浆，在人肚子里做豆腐。”我们忍不住“扑哧”一声都笑了：“真做豆腐？”“对！”“能救活？”“能！”

站了一儿，已感到水雾氤氲，那是一种生涩的令人窒息的盐腥味。

一个一个采盐工从靠岸的采盐船上往下飘，忽悠悠地挣出海市蜃楼。看清了！男的！女的！那一张张脸竟是可怕的阴阳脸，这是由盐

的漫反射光造成的，这漫反射光是草帽、口罩都遮挡不住的，它是从四面八方射到人脸上的。那一条条因长期水中作业关节变粗变僵的腿插在一双双盐渍斑驳的雨鞋中，一股股橡胶味在闷热中隐动。那裸露的手上、胳膊上画满一圈圈盐渍，仿佛是古树的年轮……

握着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感觉那轻疼的摩擦，我终于有了一份真实感。以前曾多次想象过采盐工作条件的恶劣，却从没想过是这种程度的恶劣。一股苦涩漫上我的心头。那生盐味儿，仍在蒸汽中弥漫。他们定是不知退出苦涩呈现在人眼前的竟是一首诗；他们定是不知道这么艰苦的劳动场面旁观者看着却是一幅画。

我脑海中飞快闪过在察尔汗盐场、柯柯盐场与这（茶卡盐场）看到的状如珊瑚的盐花、形如雪花的雪花盐、宛若珍珠的珍珠盐，钟乳盐、蘑菇盐、水晶盐……

我更不明白为什么那晶莹剔透，那绮丽多姿是那样深邃神秘，是那样难以捉摸、耐人寻味。

我们沿着绵延的盐山根走上铁轨，又沿铁轨走向盐湖深处。老严慢慢儿向我打开了话匣子：

50年代初，他们一帮年轻人来到了这片荒无人烟的黑色盐漠。这里除了盐漠外围苍茫戈壁滩上生长着稀疏的“有水有阳光才是草，无水无阳光便是刺，根须达十几米”的骆驼刺以外，几乎

没有植物；这里除了盐老鼠以外没有其它动物。这里缺淡水、缺氧气。这里有些地方年平均降水量约为24.4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3587.8毫米，为降水量的142倍……

他们这帮年轻人被分到柴达木各个盐湖，住进了支在盐滩上随时都可能被风刮走、摇摇欲坠的小帐篷中……多少次大风过后，帐篷、锅、碗、瓢、盆、被子全刮没了，唯剩几十个抱成一团的汉子……

共有五个伙伴在戈壁滩中迷了路，几年后我们才找到他们的尸体，那尸体已被腌成“人干”。我们在盐滩中经常发现盐制做的黑色“人干”，在戈壁滩中经常发现“木乃伊”……

“1960年那场饥荒，我们只吃盐巴、观音土充饥。饿死了多少盐工呀！可是，只要有一口气，盐工们仍要争着上工的。后来，实在不行了，场长抽出部分盐工组织了打猎队。进山的途中，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伙伴们一个接一个死在路上、泉边。待打到猎物回来看到工地上的盐工们已瘦得像脱了水，两边的胯骨割得胯骨上的肌肉血肉模糊，鲜血从工作裤浸出又顺着腿往下流，晶莹的血一层一层凝固了成一颗一颗倒‘长’的血树。我这个硬汉子也忍不住哭了……”

……

老严讲着，一脸的漠然，仿佛那是一段几万

年以前的历史。

我们来到了盐工们用十字镐在盐盖上开凿的沟槽盐田。

“只需在盐湖底挖上槽，槽里的盐就会自己‘长’起来，挖去结晶盐，槽中的盐又会‘长’起来，像割韭菜一样，割一茬又一茬，永远割不完……”

老严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柴达木盆地的盐湖中有碳酸盐、硫酸盐、硼酸盐、氯化物等近百种矿物和四十余种化学成份的湖表卤水及晶卤水。其分布呈明显的分区性。从盆地外围到中央，从硼锂矿向钾镁矿床过渡……

……

1987年，老严在茶尔汉盐湖——年产20万吨青海钾肥厂一期工程，修建美国汉森公司引进的两艘配套采盐船配套的1.8万千瓦自备火电厂。柱子一样粗的钢筋混凝土桩柱连向盐漠夯了八根，桩头都劈了，原来地基下面有一层厚厚的铁板沙。“最后我们将长8米，直径500毫米的钢管用机械戳进地里，再用高压水枪将钢管内的沙石冲出来，然后注入鹅卵石，使鹅卵石在振动机的强烈震荡中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形成了能肩负万钧之力的鹅卵石桩柱——那铁板沙虽坚如磐石，在振动机的震荡中竟松散得没了一点儿凝聚力。主厂房就是建在这种碎石桩上……”